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義古象通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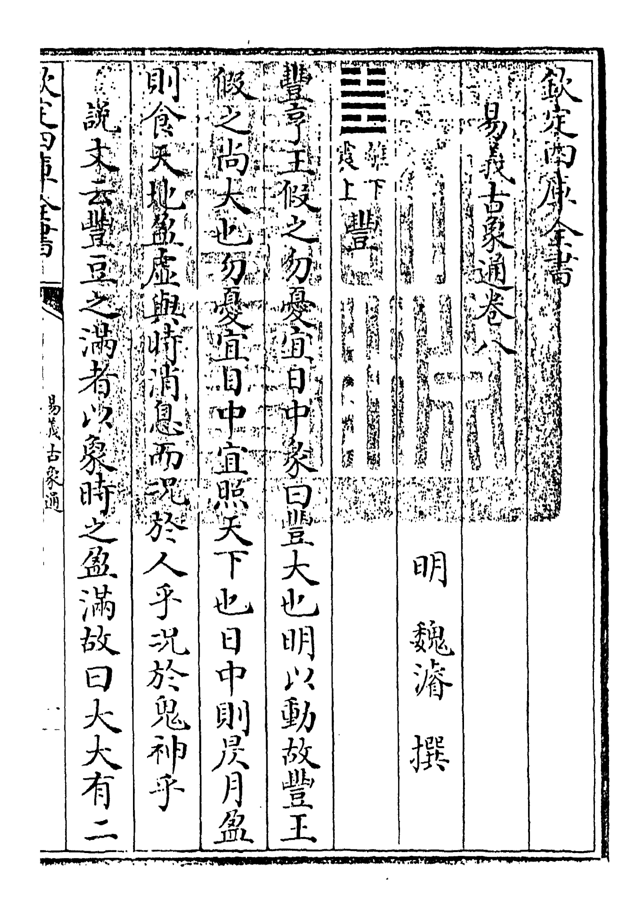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楊鸞





易義古象通卷八

明 魏濬 撰

䷶ 離下震上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說文云豐豆之滿者以象時之盈滿故曰大大有二

義一者自然之大一者人宏之使大明以動宏之使大也王假之言非王者卓書一統之盛不能至此此是飲漸欲酩酊花漸向離披時節如日之正中將轉而之昃豈得勿憂但能守此日令其常中而不昃則世亦常盈而不虧矣此憂字即勑幾心法帝王憂勤惕厲允執厥中不外此所以持其盈而不至於溢者日體常明容光必照寧有不照之時但偏於東西則不免有遺照耳日中如天中影臺正午東西全無些

皃影于此時輝光所臨無處不到王者之明有所未徧亦只為盈滿之心所障此明有些不到伏禍隱憂即從此起光蔽於一指竈煬於一人豐亨之境日漸不如一日亂斯作矣欹器中則正滿則覆中者持盈免覆之道也

尚大不是好大豐亨之時不得不大禮樂明備天地為官做不得儉小家數耳正惟不得不大乃為可憂一云離日在震之下乃東方初出之日宜中戒其持

之豫也若日巳中則世無魯陽之戈焉能止其不昃

蓋日無中而不昃者聖人以此設戒故又申之以消

息盈虛之常理

既曰人又曰鬼神鬼神乃造化屈伸之跡於萬物盛

衰可見朱子以為風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獄曰折刑曰致皆是必刑之意太平全盛之時人情

狃於姑息優游養亂以至釁孽萌生浸難撲滅雷電

皆至隨讞隨斷正以保其金甌無缺之天下耳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法在此留待有犯者用之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是用法時須是見得下情曲折不然威動不無過誤故曰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明四動共事闗主各效所長相須而無相軋看爻

中兩遇字已有歡然相得意而兩主字則初不自主而主四四亦不自主而主初捐去一己私心共成世道真是同心同德虞廷師讓之風不過如此

旬十日也周禮旬歲師古云滿歲若十日之一旬蓋初四皆陽本非相應又歷二三而後遇故云雖旬无咎若歷旬而不遇則不能成有尚之功矣過旬災喜其旬而得遇也

鄭康成曰朝聘之禮止於王國者十日大禮曰旬而

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坎下變卦下體全變為離二為離主日在坎下故見斗甚則見沬蔀王弼云鄣光明之物

初往二亦往初往得配故有尚二往正逢闇主故得疑疾初得配可殫心竭力佐之大臣延攬人才之會也二往五不見信主蔽方深非盡忠竭誠不能格其

非心必有孚而後發若新進老成同志易聯君臣不同志難合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沬子夏傳云小星也今從之沛左傳齊景公田于沛注云沛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沛草木所生

豐大也豐之事謂之大事豐其沛無濟於豐矣人以

右肱為用折則不可用才畧具足之臣不逢明主智識無所施手足無所措聖人惜之臣為君之股肱五自不用雖折於三何咎

來氏云陽爻為右陰爻為左師之左次明夷之左腹左股皆陰爻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近於五處多懼之地二猶可以孚發四之疑又甚

矣求信於君既難惟有下就同德協力以圖補救調
元贊化之功不可幾則脩政立事維持於外猶庶幾
大厦可支不至顛覆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自二之五曰往自五致二曰來二為明主章象五既
陰晤得二之明佐之不自用以聽於二當有慶譽人
主任相之效如此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

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五以下三女全有家象一陰居卦上處豐之極有豐其屋蔀其家象上五皆圻自上視下闚其戶象爲上所蔽三女下藏雖有人而不可見閴其无人象三歲不覿離目在下無所見也

易參云五日中以照天下上反居日上深居高拱與民蔽隔又云三歲不覿正過旬之災

豐至上不復變終無所覩故曰自藏自藏不見自身

何以照天下

☶☲ 艮下離上 旅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難處者莫如旅離其常居動不如意處之而當即是逆旅天地蘧廬今古襟度老萊子云人生於天地皆寄也說者以旅為小事誤矣正為其事非小故僅得小亨耳貞於旅道尤急非謂旅時可以苟且祇為道

無往不在事無微可忽而始用貞也故曰旅之時義

大

天子諸侯之旅非必播遷失國即巡狩述職出征視

師皆有旅意人情安土重遷凡離其所居即有許多

不便處

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乎剛九五降三

降不失正

柔得中於外象旅處用柔不至於靡順剛得剛之力

而旅不孫止不掐姤明不失幾中順止明旅居四者

闕一不可

旅流寓也止則流寓而懐土著之心旅附麗也明則

附麗而得保身之哲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象明山象慎火在山上象不留斷獄用明明過則

傷察節之以慎慎過則滯濟之以不留未明未慎不

可遽言不留既明慎而留則法不行而人玩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旅之最下者人微而資輕錙銖不釋毫末必計無圖大之志知予之為取而後可以言旅志不窮也取災是此志窮自取於人何尤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家易云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其資

易解云六二履正體艮艮為閽寺童僕貞之象

唐人詩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旅寡親也得童僕之貞則身不勞而勢不孤即次之安懐資之裕可以保而不失故終无尤旅境之難難於終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九居三旅有次矣迫近離火故其次焚三動則艮壊故喪童僕貞過剛居下卦之上矜傲自高動與物忤其義當喪猶初之災自取也與下之下即童僕也

蓋旅處下則瑣瑣取災處上則焚次喪僕皆偏剛偏

柔不協於中之過

三以旅與下失在卑人上以旅在上失在尊己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

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旅于處暫得一停車涼快之所差可解衣盤礴不

能如即次之安得其資斧資糧不闕衛身有具亦不

能如懐資之裕童僕之貞陽剛之才欲大有為於世

而所得僅僅如此故我心不快四居心位所處未足稱其心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離為雉五本陽爻象矢易彖云五本三陽所居今六來居五是亡其一矢之陽而獲文明之雉也

蘇氏曰世之求賢者素絲祝之良馬六之曰升於司徒曰升於樂正曰適館曰授餐其費皆出於上其說

傾勝於舊愚謂人主不愛弓旌續食以登進天下士

士賔於王家故進曰旅進見曰旅見書亦云旅天子之命又人臣主伯之下曰亞旅盖人君進賢之事旅在士而君以亡矢得雉猶云矢不虚發耳士以忠信力行為鵠而君射之乃君自為社稷計令閭長世皆從此得若於上下間較量得失多少猶為以市道交各以取償之心相責君臣之誼謂何得賢於下而譽命歸於上故曰上逮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

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離為鳥於木為科上槁象巢又為火象巢焚離又為
牛上動則巢焚而牛喪
陽剛處卦上不知天下之不可下也而上之高亢自
雄敖然以為得意及焚如之禍至而始號咷嗟何及
矣牛性柔色中喪牛以其所少者正柔中之德也高
亢處旅人知必及於禍顧自以為是不能虛心聽物
至於號咷猶不自覺三之焚次窮外猶可反內上之

焚巢一出而無所歸矣

上曰義焚三曰義喪初曰斯其取災皆决以必然之理使之自處此旅之時義為大

䷸ 巽下巽上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以柔順剛為巽陰小伏二陽之下故小者亨陽為

大故利見大人

孫恩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欲圓巽以小順大善下而不亢心之小也入而利往有制以行權智之圓也

大不能勝小而小能勝大只為其性善入風善入故所至則萬竅怒號指我者勝我蹈我者亦勝我不如是何以能飛濤拔木

剛巽中正斯能服柔者之心柔順乎剛斯能得剛者

之力總之柔用剛非剛用柔也卦主柔其旨如此

褚氏曰獻可替否其亨乃宏柔皆順剛非大通之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天下有風為姤風自天降故施命兩風相隨為巽風來不斷故申命申命行事不憚再三反覆使意喻於民而後動巽之至也盤庚歷心腹腎腸洛誥答師㳂般皆申命而後舉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

志治也

巽以一陰主二陽武陰道也履三互巽亦爲巽主陽

主文教陰主武事陽主生陰主殺皆有武人之象

志治志亂本無二志疑則亂斷則治一轉念而得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

中也

巽爲木一陰下坼而二據三象牀剥一陽在上五陰

下坼故亦象牀二至兊兊爲口舌又爲巫象史巫史

巫所以通於幽者一陰下伏有幽冥之象方禁云牀

太低則受鬼氣

紛若丁寧祈懇求以自通之意牀下之巽惟史巫為

可故曰得中事有夙斷可成片言可決者何用巽牀

之甚惟在二則為史巫之紛而非兒女之呢呢也

人與人見容可以喻意相視而知莫逆紛若不泰煩

乎惟鬼神體判幽明非藉史巫之紛則不能達為彼

與此皆立於不相知之境也二不得五之應如臣失

君真有謁鬼見帝之難然君臣之義無所逃雖卑體巽辭之甚亦不為過君心難測虎豹九關不足喻其幽險故靈均不得於懷襄所著騷詞往往借神以喻君而借巫咸以通意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居兩巽之間一巽已終一巽復繼頻巽之象志窮者心欲巽而未得也

復之六三下體動極故頻復巽之九三下體入極故

頻巽為仁無不足之力故頻復則无咎强入非深造之功故頻巽而終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三品穀梁傳注云上殺中心乾之為豆次殺中髀骼以供賔客下殺中腹充君之庖廚

三品巽三爻也巽為近利市三倍故象三品與解二之三狐取坎象同

王輔嗣曰四得位承五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

強暴逺不仁故獲三品而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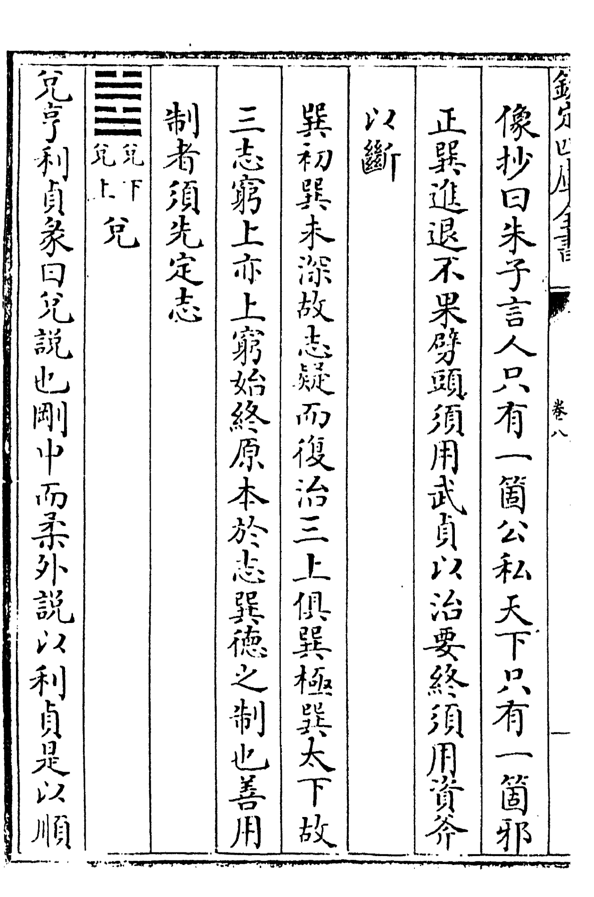
甲生數庚成數十干過中則更蠱主變故取甲巽主入故取庚蠱之甲似創始巽之庚似中興庚之前三籌度而後變庚之後三申飭而後定此之謂貞先庚難在慮始後庚難在宜民

卦主巽諸爻皆以過巽為戒剛心可與有為弱志難

於集事聖人予以對證之劑救其太過能更所以行巽之權正中故巽而有制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旅四互巽此兩巽之極皆取象資斧旅四離體能斷此巽體不能斷故有得喪之異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故曰喪巽未嘗不是正理祗為過巽而取侮招辱故曰正乎凶此馬援所謂牀下伏也



像抄曰朱子言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巽進退不果劈頭須用武貞以治要終須用資斧以斷

巽初巽未深故志疑而復治三上俱巽極巽太下故三志窮上亦上窮始終原本於志巽德之制也善用制者須先定志

䷹ 兌下兌上 兌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

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徐銈曰兑从八从口象氣之分散凡陰居下氣鬱則躁而欲動既出二陽之上情暢於升故氣散而為說說則所之自如而亨陰性柔荏縱之則蕩而無節非貞莫制亨因卦之有餘貞因卦之不足兑一陰二陽從其所主者為有餘王輔嗣云少者多之所宗通易皆然

胡氏曰咸者無心之感兌者無言之說說而至於無言眞說也

柔外能說剛中故貞皆卦之所自有說以利貞猶云以貞為說也應人即是順天人心本與天通天動便至忘勞忘死鼓舞而不自知不待有言而喻民自為勸非上有以勸之也不言而勸是奏假靡爭之境故大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水就濕以其氣之投聲相應氣相求也不講則服習無門講而不習只是出口入耳之學故時習而後說與朋來之樂皆人已交成爲名教中最樂地

江河湖海天地噓吸之氣相通小澗細流自此之彼亦自小之大赴壑歸墟而後已故君子之學盈科後進總是得朋之力要知兩澤相麗日合日盈學海至海是取益求朋之極則

兌爲羊以其處羣善說兌須講習說乃不妄而歸於

正不然只是驕樂逸遊宴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是謂禽聚與羊何異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停瀦之水能以漸交相滋漬若如急雨之過入地不深於物反有所傷而無所濟故於兌象特取友道人知自潤之益不知潤人之益或得起予或生新見皆緣潤人而得於朋友講習而取麗澤所謂王天下不與存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剛居說初發而中節曰和兌秋候利者義之和也
和說近人霽容廓度凡有寸長一得皆來見告故我
受其滋益而物情亦暢訑訑聲音拒人千里秖為峻
亢不能容物行而有疑之故行者情之發大海不擇
細流故成其大以其行無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剛中兌體為孚兌和兌是受得善來孚兌是信得善
過信志與未疑同旨面而不心非朋也信志而後同

志之交自集

六三來兊凶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虞仲翔曰自大壯五來居三失位故曰來兊

像抄曰凡坤定承乾柔定承剛陰定承陽皆往道無來理愚謂三陰不去從人却返招人從已只為所處不當進越二陽之上非其所望喜已過分不能反而

自覩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互爻巽巽為不果象商兩間謂之介故自守亦謂之
介守理介不入欲介也四與三上下異體象介伊尹
一介不取不與只是在道義介上住比五則正比三
則邪介中分别自在
商之故知以說來人不如介然獨立者能使人誠服
心說介疾而喜全得商度之功
三陰為疾來兌而使人溺其說中即疾也傳曰美疢
不如惡石介乃疾之惡石

損四之疾疾在己得遄而喜兌四之疾疾在人得介而喜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五中實不疑故孚而得剥剛中正故厲

孚爲抱子也孚生於剥無剥不生剥機即復機故碩果不食孚于剥從剥中養出一種真説趣味出來

以君子之心待小人能使之信有厲者説中自有一種嚴毅不可犯之地在故非正當不可孚剥如德宗

不知盧杞之姦元宗知林甫之姦而加信任皆非正

當而昧孚厲之義者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張弓也來之情猶緩引則不肯釋手其勢決矣抱

媚害之意必欲以一矢相加遺故能深中其心而使

之孚

上居兌終超然世外顧小人之託於無求以為說其

情更恣而其中人也更巧故曰引

像抄曰千門萬戶洞開在霹地一聲千紅萬紫數榮在說意一點故震初言來而兌上言引中庸首言戒懼震之來也論語首言學習兌之引也

坎下巽上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自否來四下居二互艮艮為門闕象廟二居下卦之

中正在門闕之內象假廟萃自觀來上下居四亦成
艮故皆取假廟俱陽來也陽為君王象四是坤之六
二上升於乾往承貴主
剛以乘柔為利柔以順剛為利二來不窮得初為依
四往上同得五為主
萃初聚保其不散渙已散收之使聚像抄曰萃渙俱
象假廟萃有求諸陰之義渙有求諸陽之義
風象巽之德木象巽之才濟渙專言其才人情洶洶

如泛狂濤巨浪莫知其所如往要得拯之陷溺不是經濟宏才如何收拾得住乘載得去

格廟見其誠利涉見其才然真主崛興必有一段大精神能令百神擁護姦雄喪膽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故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有氣無形惟行水上始可見其聚散享帝立廟是致如在之誠以聚其散所謂肅然之聽愾然之聲皆

非實有只精神來聚之意如此

神之靈爽必依憑於人如墟祠村社有感亦應矧帝與祖宗我之一氣一脉呼吸相貫焉有渙不可聚燔柴薌粟之文門堂寢室之制猶其外也然不是禮數如此周備何以使之來格非知鬼神之情狀者不足語此

我與六合九有原共是一箇祖宗分下既聚其精神於此自然一一聚得他來是天人感格之理欲絡神

明統緒而明天命之有所屬亦不越此虞賓在位三
恪在庭何虞渙之不合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承二之來變坤為坎象拯馬美脊亟心壯馬也
戶牖交讙太尉而易呂為劉梁公潛授五王而反周
為唐皆得馬壯之拯
拯壯之道在順不順則將嚙人竊轡詭銜無所不至
順非任其奔逸踶趹乃是控制在心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二據初之上初圻象机與巽二象𣎴同本四來奔為
二陽得陰之據象奔其机
初拯馬而去不將自己一座壞宅戀住有舍己從人
之意二奔机而來棄去不得意之方別求依憑建立
是舍舊維新之圖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聰明才智皆躬之所有本是匡扶世宙之用祇為粘

着此躬以故念念經營止向裏面圖着自家安便更不照管外邊世界只爲内外之間太用分别志若在外自然渙去其躬在渙時則𦔳躬盡瘁斃而後已

蹇二應五君在險也視君蹇如其躬蹇而後君得朋來之助渙三應上躬在險也渙其躬以赴上而後上有遯害之遠

王氏曰漢唐諸君子有大蹇必反之思而莫得來連之助則其躬未匪也有宋諸君子當小羣既渙之後

而莫收有邱之益則其躬未渙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陰與陰爲羣四比三應初皆陰然比非同體應不成應其羣渙矣互艮在艮山之半曰邱夷等夷也又平也匪夷所思舊作讚語爻無此例

難渙莫如羣品類氣味相入既久雖正人君子不免遲迴顧盼漸致門戶分立各成陣隊只爲人莫不自

有等夷於等夷中平平將順過日不能卓地起見耳
非斬釘截鐵心腸不作自家陣裏人着何能斷絕而
使之散若能渙羣羣亦自散無復攀援之想矣正與
朋從爾思相反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體巽象大號坎水流下風以散之象汗王居亦艮

闕象

大號諭倡義之本懐王居定根本之重地皆所以收

離散之人心而使之歸嚮者故號汗而必行之志通

正位則窺竊之姦杜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應在三坎體象血

處渙之外去險已遠人雖於世無爭若處爭之地猶未免也不及於傷故渙其血冥飛遠徙故去逖出渙之極惟有超然遠去方能遠害

䷻ 兌下坎上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自泰來三之五五下為三互艮艮木多節上體坎坎木多心有心為節故苦節坎以節極為苦上坎體也水停瀦久則味變而苦

乾三上升坤五剛之多者分而上柔之多者分而下故曰分剛上居五是為得中物情太過如味過正形

過勞心過思皆謂之苦剛主制柔主從剛柔分則豐
儉兩得其平剛得中則節縮不至已甚苦節只為不
分而剛過故道窮窮亨之反也
說之情易流過險則止居險則慮患之意深事苦則
矜全之情薄
經費即治身要務須期可久亦本自有限制如諸侯
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之類在節制之中乃可久而不偷若

晏嬰之豚肩不揜豆韓非以為逼下公孫宏之布被

輮固生譏其多詐皆不可貞者

四時遞禪乃是通中置節不通則一味是熱一味是

寒何所用其節宣而生成萬物

節以制度中度始謂之節中度則一簞九鼎總是甜

鄉不中度則併日萬錢皆成苦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坎水注澤則止象節澤之受水隨其淺深廣狹虛則

納之滿則流之常止常流而不至於溢若一切不流即非節義數度有隆殺德行有進反如節而止則殺固節隆亦節反固節進亦節是制度議禮之時度諸天理人情而定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上坎下兌坎爲通兌是坎水塞其下流初正當下塞之處

戶庭戶外之庭初在下爲二所掩門庭門外之庭二

又出外一步前無阻矣三四兩爻陰圻又互艮艮為門闕初尚隔而二最近也初在戶尚未就出門之塗二在門則已得前進之路用行舍藏惟其時初二俱陽性剛同執不出之節故有知通塞與失時之異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節只是時時不可失蘇氏曰東方未明剕無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言無節者不識事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莫不出門庭失在莫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居兌上主說以說爲主則喜樂之發不中節矣當兌口之缺象嗟嗟有咎人之意如曰某事某事之不容罷廢某求某求之不得不應侈汰之情自是不能復遂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知節者則不然或如分而止或量入爲出只是自己胸中裁制嗟咎何爲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下兌澤上坎水四當水來澤受之處水自然注澤以

受其節盈澤之量而止故安節
意有所欲行而裁之使止便有許多鯢脆不安之處
安是舉心動念無不適中於節之內自以為至安便
之地在此不知我之適節而節之適我也此即是止
敬心法然却為上之節甘故以安承之節不出於心
之所甘與其心之所安未有不以為苦不至於嗟者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下互震震為稼稼作甘

五居坎中一陽在内如水之清冽中邊皆甜節甘則行節者非艱澀以拂人受節者得淡中之永味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為不若節極而苦如於陵之不得為蚓是已貞而凶信不可貞然申徒狄顏闔之徒終不失為節士雖凶無悔

兌下巽上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

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

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孚鳥抱卵也其字从爪从子鳥之體質變化出㲉有

期借爲信義養雞者未㲉時以燈照之知其有否中

孚具中之有者也内虚能化如粟中有蟲於空處受

風而成謂之風化巽爲風兊澤以濕受之故能孚而

化

豚魚陰屬豚在圈中魚在水中二陰居中之象巽木

在兌澤上象舟中虛象舟虛

豚魚物類中之至蠢者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豚魚吉豚魚亦自得其性矣信之及民容或有偽信及豚魚不容偽也至於豚魚亦自得其性而吉其孚也至矣

牢筴之彘不顧三齋七戒入淵之魚不顧毛嬙驪姬人固有不如豚魚者

孚乃化邦邦都在這轂子裏關尹子云彼蜣不思内

蜈蚣白說而巽是人一段深思妙想處

人從太虛來無不虛者祇為這軀殼裏外塡成一塊

隨遇沉汨自身無棲泊處況能濟人舟虛寛能受物

乘木材力堅壯與柔内剛中亦可叅觀

舟虛與虛舟不同虛舟野水無人渡之舟此舟虛是

操柁有人其中許多虛地可容多衆

舟中之虛即太虛之虛有舟未見此虛從何而入無

舟亦未見此虛從何而出須木以乘之方能濟人度

物無水而虛虛無所寄此般深源盧懷慎之徒所以無補於世

乘木而舟不虛有幸而濟者矣秪為他載得滿了不免中流沈没王摩詰詩云明知行處險誰肯戢時輕

非正之信不可久要伐原徙木譎黠之尤總為人巧

誠者天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者瀦積不流之水得風而動獄者沈滯不決之事

得議而緩雷雨作而赦過宥罪人君之德也風澤動而議獄緩死法吏之平也
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旬而上之緩死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騶虞王者有至信之德則騶虞應之而至仁獸不殺不踐其仁故與信德為應古以名林麓之官主林麓者貴其蕃庶也書益作虞註曰商度山川之事食

踐必擇有商度意然虞以性之不殺無害於物物亦無害之者常安行自得有安樂意四獸所謂白虎者是西方之獸兌象也燕春來秋去最為有信亦於物無損與人近而無畢弋之患借為安適之義取此孚初說體赤子之心尚在一種真實和悅近人意如虞之可信人自信之恐過此初心有變往來靡定則滋疑啓詐不能如燕之襲處人間而無有患害矣處堂之難行將及之恒戒無禽孚示不燕皆執滯不知

變之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澤鳥陰澤地令訓子為五而靡讀如縻按古註靡即劘字音磨去聲乃切磨之義正叶和韻又二為鶴而五反為子象亦倒置子當指初二陽相比有友象並處卦下兌體為陰有潤澤象乃朋友切磋之意相鶴經鶴陽鳥而游於陰以九居二象之繁露曰鶴知

夜半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又八月白露下草木滴滴有聲則鷩而鳴皆有信象故詩傳取之以象君子之言行

爵雀也其鳴曰節節足足故器取象於爵以戒盈也爵有戒意故取以象美德一云爵鳳也鳳雄鳴曰節節雌鳴曰足足陸農師曰爵飲之爵出於爵燕饗之燕出於燕一以為法一以為戒

鶴鳴而子和我爵而彼靡非有以使之也天也天機

之動莫知其然而然若有待於相命以成信則其信者寡矣故我而杂頥必不能使靈龜者之我觀我而好爵必能使欲和者之我靡利貞之天應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互震震為鼓下體兌為泣又為歌居兌澤之上近受巽風有蕩漾靡定之象

艮彖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三上正應不得謂之敵

敵指四是兩箇不好的相遇四為巽主君之近臣三為說主四之暱友三一味知說不復自制啼笑喜怒無不依傍於人者

詩終風謔浪笑傲顧我則笑又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極盡莊公狂蕩無常之態此爻似之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二陰居四陽之中象月之望日體大月體小望則月受日光正映而體圓凡月與日對經對緯則食望皆

對經但有對緯不對緯之别耳月至望皆為可危幾望猶未望也

四比三象匹蓋陰尚未盈益以陰則盈矣故絶之若初九則不必絶亦不得謂類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柔在内而剛得中不是柔内即孚亦不是剛中即孚乃陽包裹二陰中虚外實包得緊固合之乃成其孚亦如鳥之卵生意在内是柔却得外殻之剛包住方

有出轂之子二五在兩體為中在二陰為外正二陰貼體包處居中相應故交孚之心固結而不可解只是欲抱出一箇轂子耳

三盱衡於四三不當而四當故絶之而獨往二同德於五五正當而二投故孚之而不疑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擬君子不以亂世改度雞禽之鳴不失時而最近於人者上巽體象雞兌見而巽伏

伏乃其常有翼而不能飛特其姚長之音登于天爾人之實不副聲能言而不能行者類此過情之聲聞其涸也可立而待是以君子恥之

侯果曰窮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命有聲無實中實內喪虛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

小過四陰外張象鳥之飛中孚二陰內含象鳥之伏小過概言鳥以其有翼象故屢言飛鳥中孚象鳥必取有信者象之燕也鶴也爵也翰音也皆鳥之有信

者也

☶☳ 艮下震上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體象鳥之飛凡聲皆陽氣所出中二陽音所自出

也鳥小物從上飛過音遺於下可小宜下之象

蘇傳曰小過有鳥之象四陰其翼也二陽因於內其腹背也翼欲飛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飛故飛鳥之制在翼

大過以剛大有餘為用於剛中者宜小過以柔小有餘為用於柔中者宜雖並用柔剛理難偏廢然大事利用剛小事利用柔其大較也陰過終無幹旋世道大力量揣其才力所及為之而所為又寧向收斂一

邊占曰大吉是爲小者決策因其所小而小之不嫌過也

小者過在小之時應得亨矣時當小過而過於小雖小亦正可與不可宜與不宜總因於時時當然即是可是宜時不當然即是不可不宜故彖標出與時行之義言不同於大過時亦不同於平常時也

孫氏曰小者過如臣子之勢過於君父僚屬之勢過於官長天下自有此等時節文王三分有二即文王

之小過以服事殷即文王之利貞

柔得中而可小事剛失位不中而不可大事大抵此

時只用得柔着用剛不着况柔得中剛顧失中乎小

事亦即大事中之節目既不能大有振奮作為亦只

合於節目小處補救修飾如行喪用等不可謂非人

生大節所關若全丟却大事只於小事上理會似非

聖人本旨且如過恭可以化暴過儉可以挽世過哀

亦出於至情不容勉強如滕世子之盡哀父兄百官

莫敢不哀便可以終行喪禮豈是細故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之雷聲隱隱而不甚轟迅與空中飛鳥之聲疾去而僅遺餘響皆繇陽氣微耳

行過喪過用過是小事過過恭過哀過儉是小之過於下總是過處小之又小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卦之四陰象鳥之翼初與上正當翎翮之極鋭處故皆象飛鳥初上飛而附於四巳失宜下之道且以陰附陽知上而不知下趨炎赴熱揚揚自詡不知弓繳之將加己於百仞之上也所謂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者解救之力安所施之以凶猶以祉之以飛時即帶將凶來

大過之過在二五故皆象枯楊小過之過在初上故皆象飛鳥大過全靠二陽之撐持小過全因二陰之

飛舞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過者有所歷不遽止而仍去之之辭遇者非所期而適逢之謂及亦是有心於及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傳曰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

二求主過三四而不顧及遇五而曰此吾主也於是不復敢過遂退而脩臣之節焉故曰不及其君遇其

臣不過即不及也二中正須得中正為應求之不得得柔中之五與之同德分正相應因而委身無二似猶得之偶然者遇妣過臣君臣相遇之分已定故曰臣不可過

一云祖妣只借作剛柔字祖妣既有所指而只就本爻言易無此例大過言夫妻小過言祖妣兩大則分等一小則分卑大過是君驕小過是臣亢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此時以小者多為過三雖重剛所居者正不謂之過惟與陰為比不可不防不防則乘間抵隙巧投深中無不至矣陰之入人甚甘投人甚適不知即此是鏌鋣斤斧為害甚憯所謂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者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與五比不必有所歷而後遇但以剛臣事柔主復有所往則過之有逼主之嫌而危矣近臣守和永貞

堅剛之性不可用故必戒位不當者小過之時惟柔正為宜以剛居之則不宜也不可長之長叶當字作上聲有餘之義永貞陽剛之事不可令有餘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卦體似坎穴象需之入穴出穴皆在坎體又坎為弓弋象

密雲不雨朱子云大概是做不得事的意思如謗云

只聞雷鳴不見雨落在穴者伏處深下之處雖韜嚴
穴未必是濟世之才守文養名之子五以為類於己
而弋取之耳在穴而曰弋取亦强之使出之意畏首
畏尾咄咄書空於過之時何濟五好高自上雖有陽
明剛毅之人而不能用己無能為人無能助歐後作
相時事可知已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
已亢也

以六居上隂爻隂位無所遇而任其過過之終動之極過也而非小過矣如鳥飛翔直上不知止息正與宜下之義相反飛而離之則不復有遺下之音與人相近以小過之時欲行大過之事自貽伊戚職誰之咎是謂災眚謂不是適然之遭亢所致也已上已亢兩已字往而不返之辭

看來二四上皆是欲遇五者二過三四而後遇得遇故无咎四與五比無所過而即遇迫近於君故危上

居五上不與五相遇而即過之以臣過君故有災眚
諸爻過遇二字錯見不一看者多不明了予合而觀
之過有兩義越之而前曰過積之而多亦曰過二過
其祖之過四弗過遇之之過上弗遇過之之過皆是
越之而前三弗過防之之過與大象過恭過哀過儉
乃是積之而多之意積而多者可小不可大越而前
者宜下不宜上遇亦有兩義有不期而遇者亦有期
而遇者不期而遇者二之遇妣期而遇者二之遇臣

四之弗過遇若上弗遇過之則期而不遇者也

䷾ 離下坎上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月盈則生魄花盛則離披若誤以既濟為大通而以好大之心居之則非貞矣泰二之五五來居二為柔得中泰吉亨初之吉也否匪人終之亂也既濟在初終之際二柔中初吉自泰來也上復隍故終亂泰將

為否矣

亨小者亨也言亨小斯能亨聖人為大於其細與為小不為大皆亨小之義

卦言初言終治亂循環之理彖言中言止敬怠得失之幾

欹器中則正持盈之道無過一正君正朝廷正而天下莫不正六爻剛柔得位惟此一卦指出得濟之因常持此正則有吉無亂豐之宜照天下亦是此意終

未必遽亂有止心故亂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水經火方可利用濟人若論上下之勢水必滅火火必受滅故既濟而有不濟者存

既濟而不思患未有不及於患者元封之虛耗天寶之播遷只為見治而不見亂思之官失職耳坎耳離目履盈之際不思而蔽於物知思則不為耳目所役治平之伏隱憂須用幾先之哲常情狃於晏安不深

思則不能見思而防之患消於有備是為保濟永圖千尺之隄潰於蟻穴治亂相乘本無斷絕之理盛世即伏亂端豫防是防之於其未兆只在紀綱風俗上時時整頓自然不及於亂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坎一陽居中象隻輪之車離兩陽夾外象兩輪之車既濟之初未濟之二俱當輪位皆象曳輪初尾故二卦初爻皆象濡尾

壯輿涉川必資厚力若輪方轉而即曳川甫涉而遽濡其力又遠過之不待迴車僨轅之後褰裳失柁之時思之早防之豫此爻最為有得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陰爻象婦二前三陰以陽蔽象茀前互坎坎為盜喪茀隣於盜也九往居五二中五亦中兩以正應故勿逐而得

喪茀與曳輪濡尾同意皆濟而有未濟之思者唱隨

是理之正然或婦先夫或夫行而婦不隨以致不得於夫然因是露其面目表裏內外無不暴以相示何喪不得以中道者兩中相質位相當心相照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三離體離為戈兵鬼方北方之國北曰幽都坎居北也夏曰獯鬻周曰玁狁而商謂之鬼方伐鬼方事見竹書高宗三十四年伐鬼方次于荊又云克鬼方氐

羌來賔

三是人位而在坎中人而之於鬼矣所謂墮羅刹國者人處陽明鬼處幽暗人身徹内徹外無不光明洞達若微涉幽暗一毫不可與天知人言即落鬼趣如人懷鬼胎難於驟下三年言其久也克治功深妄根始絶僽者言力戰而後勝與未經墮落者異像抄以爲反之之事是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乾為衣坤為帛二上五下乾坤兩體俱壞象衣之袽離體已終入於坎日在崦嵫向夕象日之終坎加憂象戒

繻說文云繒采色周禮註云繻細密之羅也葢繻是美繒袽是敗衣始於美繒卒於敗衣物理無成不毁四當日之向夕全盛之時已過如繻之必為袽已見壞端四柔正能謹知繻有袽象當其未袽即為戒備濟時只為少一疑字能疑則長慮却顧以圖補救不

然怡怡處堂之安直信以為無事敗壞決裂之禍行及之矣思患豫防只起於能疑却又不是狐疑之疑從疑生思從思得防無窮保持之計皆從此出若是狐疑則畏首畏尾如何克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下體東上體西五居上體視二為東鄰二居下體離中離為牛為戈兵象殺牛坎用缶象禴祭五為坎主

當時用事故曰西鄰之時

二上五下易位而居剛柔各得其位不失爲鄰二下而得臣位故殺牛不如五上而得君位故禴祭受福天命有屬恭儉撙節之君神默鑒之

二喪茀五禴祭皆處全而持不全之念臣知喪茀之義則煬竈借叢之情杜君知禴祭之義則泰岱汾陰之志息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爲首坎體爲濡

首者衆陽之會氣之噓吸從此出入能受聲色臭味資養性命濡至於首則有生之竅俱塞生氣絶而不續矣君謂之元首面孔盡爲坎水所壅沈没欲海之中無復氣息出入何以能久太平全盛之能溺人如此臣情事隳皆由於元首之叢脞所謂終亂者此也

☲☵ 坎下離上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

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坎為狐在下體象小狐又象尾坎水象濡

若是神龍變化或天飛或淵躍或潛或見上下惟其升降小狐所作只小小怪孽不是風起雲飛氣象尾一濡即不復振無望捲土重來之事

論撥亂開治須用雄才大畧而兩卦吉亨皆取柔中直是小心堅忍之人方能濟事所謂天下之至柔馳

驟天下之至堅者二保於既濟故不至有終止之亂
五圖於未濟故不見有不續之終
大運雖終要知接續之法絶病有活方殘局有勝着
終則必始真正英雄於此間着手人只一止心為害
止則不續矣續是綿綿不絶治之巽巽學之惺惺不
過此法若待絶而後求續茫茫何處下手只合心灰
氣冷惟狂流之所飄泊狐所以濡尾而不濟也常掉
其尾不至於濡即是續終之法却須有大氣力者能

之

未濟無一善狀卦既許之以亨矣彖又於不當位之中取其相應之一節聖人喜治惡亂之情於此可見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易緊曰物性不齊盡於水火辨之不慎則乖方質無定盡於燥濕居之不慎則害當未濟而辨之居之所以儲其用而戢其害即調燮陰陽參贊化育之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出門即錯如何濟得事未濟欲濟須筭定此去力量必到彼岸方可下足不量力而往何能有濟事之終為極即始見終是謂知極知極寧至濡尾

蘇傳曰水火相射極乃致用故濟必待其極汔濟非其極也

極字本義云考上下文不叶恐是敬字按説文抑字一作常證切在證韻内於韻既叶於義亦通似是抑字之誤聊記以待知者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既濟初曳輪是相時之智未濟二曳輪是藏用之神離之陽明外耀坎之陽明内含也以剛處柔才大心細不矜不伐而主安之所存者中動未有不合於正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有待而濟也涉川是求濟之道如是未濟而急於濟必不利初下足必是淺流不知大川之在前也

未濟不濟審幾觀變而後動斯無褰裳濡足之患

三乘剛得所任也徒涉則難不免首尾之濡乘舟則易定有續終之利自用者力孤任人者功倍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伐鬼方直窮隱伏險邪窟穴為之廓清如除草薙根相似方是貞方能去悔必曰三年學無速效暫時削平隨而竊發為鬼窟中尚有未掃之伏魔在三年克

而尚有弗用之戒是先難三年震而即有大國之賞是後獲先難故僁後獲故志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五為離主象光虛中象孚

凡光是中有一點真水若無水何以成火之燄此水火相為用處如日之能視亦為瞳子是真水所聚五交二虛中受得二一點陽水在內故有文明之德而

發爲光彩

像抄曰人一片隱微心術如大明中天之日然後爲君子之光之有孚如朱子所云未過誠意關七分是小人在

管輅曰日中爲光朝日爲暉因朝之暉乃有日中之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此是日月之信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凡言酒皆坎水能養人其最險而能溺人者酒也終

日戒以其疑此有孚于飲酒却便不疑有疑如物在

手恐其失墜此則物之已失而有復還之機迫之不

得故飲酒未為不是若至於濡首則失是矣顛沛造

次皆有是在終食違之不可若失是則荒湛於酒定

是連頭浸沒方了

中節為是過節即不是節者事之會也未濟已終失

了此時更無可濟之日而以飲食誤此機會豈不可

惜

受以湛酒墜命周以不腆受命馨格腥聞於此而判

終交及此亦寫當時實事故曰無於水鑒於民鑒

易首乾言龍終未濟言狐龍能變狐亦能變龍變以

霖雨為功狐變以幻惑為事龍曰无首无首故見天

則不用而用藏狐曰濡首濡首故不知節過用而用

敗非无首無以衍變化之終非濡首無以肇變化之

始

直接於前之終而無其始是謂无首徑貫於後之始
而無其終是謂續終此易之道也

易義古象通卷八